

第四者

者 四 第

尾 山 著

楊 东 藩
尤 有 中 插 圖

群 众 出 版 社

1958.12.

內 容 介 紹

这是一部反特惊险小说。一伙兇惡、狡猾的特务在解放后潛伏下来了。他們准备發展組織，并破坏一架重要的铁路桥梁。为了避免暴露，他們杀死了追踪他們的一个工人和打算坦白自首的某工程师。公安机关在群众的積極协助下（其中包括两个小学生），经过細緻的偵察，終于將全案查清，暗杀案中的“第四者”——一直躲在幕后指揮的詭計多端的特务組長也沒有逃出人民的巨掌而伏首就擒了。

群 众 出 版 社

（北京安內后園恩寺甲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国家統計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号（总）80（文）55开本787×1092 1/32印張 2 $\frac{15}{16}$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50千字 印数1—120,000册

定价（4）0.23元

下午，小驛正玩一塊磁石，忽然耳朵一陣痛，使他直跳起來，他搖了搖頭，把耳朵由姊姊手里掙出來，用手捂住，剛要發作，不料姊姊倒先嚷起來：“小驛，這是怎麼弄的？我的圓規！”

“誰動你的圓規了？我看都沒看見過！”

“你敢胡賴！看我不給你告訴……”

小驛沒說完，抓起磁石就跑。因為他看見姊姊挑起眉毛去拿雞毛簪子。根據經驗，他知道這不是好兆頭。一溜煙跑到樓下，看見姊姊沒追。于是他回身向樓上威協地搖了搖拳頭就向外走。看見外婆正由廚房探出頭來，詫異地看着他：“大冷的天，你又往哪里去亂跑？”

“我找同學趙元吉溫書去。”

“哎，好吧，完事可早些回來。”她全不想小驛根本就沒帶書包。

小驛心里很煩，沿着牆腳沒精打采地走着，隨腳踢着那些磚頭瓦塊，尋思着應當到哪里去消磨晚飯前這段時間。

忽然，他簡直喜出望外了，他發現外面趙元吉正游魂似的走過來，看他那樣子，也是無聊得要命。

“喂，趙元吉，你也出來了？”

“可不是，”趙元吉也高了興：“家里來了個客人，媽媽不許我問這問那的，還盡向人揭我的短，又是語文不好啦，又是打碎玻璃啦，我一賭氣就出來了。你知道那客人是誰嗎？他是鋼鐵廠的爐長，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郊外新建了一座鋼鐵廠，豎起了好幾丈高的高爐，這在縣里真是件大事，在孩子們的心目中，鋼鐵廠和鐵路上

的每个职工都是英雄。所以赵元吉得意地把这告诉小驊，小驊自然不甘心被他压倒：“这有什么呢，我爸爸認識一个秃头李伯伯，是铁路工程师，他是到县里来修桥的工程师呀！”

赵元吉揉了揉鼻子，沒说什么。

“咱們到哪儿玩去呀？”

“要不然，咱們到东郭桥那里打仗去吧，我当志願軍，你是美国佬。”小驊說，

“就光咱們兩個人，太少，再說为什么你老是当志願軍呢？我已經連着当了三回美国佬了。”赵元吉反对着。

小驊虽然承認他說的有理，但却坚决不肯放棄志願軍的角色，于是事情弄僵了，直走到东郭桥还没得到解决。

忽然小驊灵机一动：“要么这么办，咱們都是志願軍，去偷襲那竹林里的敌人，好不好？”

赵元吉挖着鼻孔想了一下：“好吧，不过我得在前面。”

“什么？我是連長，难道能在后面？”

“那么我呢？”

“你——是副連長。”

赵元吉又挖了挖鼻孔，接受了这个职位。于是两个“軍官”帶着假想的一連人，开始向竹林进攻。

竹林是長在山坡上的，一条小路由中間穿过去。里面有一小块空地和一个大墳。他們进攻的目的就是这个墳。当然不能由正路上去——是偷襲呀！——于是兩個人由側面竹叢里鑽进去。

軍令很严格，絕對不許有声音。两个“軍官”有时弯着



腰，有时伏在地上，小心地分着竹叢向土坡上爬。

越是快要到山頂上兩個人越加小心。他們互相說“噓！”

小驛走在前面，当快到那塊空地上时他吃了一惊，他听见在墳的那里有兩個成年人在說話，而且尽力压低着声音，似乎也在玩着偷襲的把戏。

小驛本想到了目的地，呐喊一声衝出去消灭了假想中的敌人，这回扮演可以圓滿結束了。但现在那边有人！这怎么好？还衝鋒不呢？小驛一时想不起怎么办，呆在那里。

这时，那边一个伤了風似的声音稍微高了些，小驛听见几句话：

“……你不願意我也不勉強。可是你不致于那么傻，竟会去檢舉我吧？是啊，我想你也不会，剛才我已經告訴你了，你那我完全知道。嘻嘻，所以你檢舉我就等于檢舉你自己，所以，我提議的事情你也还是再考虑一下吧，今天晚上……点鐘，我去找你听信……”

小驛很着急，他没听清到底是几点鐘。

“唔唔，你别急……”另一个声音模糊的应着，声音又低下去了。这声音很熟，小驛大吃一惊。后面的赵元吉也听见了，他想上去看看，但却被小驛擋住了，他急了，就扯扯小驛衣襟。但小驛摆摆手，瞪了他一眼，一面小心地向左繞。想看看墳那面到底是誰。他漸漸地看見了一个秃头，四

周有一轉頭髮，而頂心却是光溜溜的，小驊連忙捂住嘴——不然他就喊出來了。

小驊看見另一個人，只聽見一陣腳步聲，那人走了。

“你看見什麼人了？”趙元吉小聲地問，“干麼那個樣子？”他立刻被小驊戳了一下，趕緊縮住了。

幸亏禿頭並沒聽見，他在那里坐了一歇，慢慢地站了起來，嘆了口氣，也由小路走出去了。

趙元吉再忍不住了：“出去吧，別偷襲敵人，我出了一身汗，再說你看我這一身泥！”

兩個人由竹叢里鑽出來，喘了一口氣，看看墳的那邊，已經沒有人了。

“你聽見他們的話了嗎？”小驊問。

“聽見了，可是我沒看見他們，你呢？”

“我看見一個，你猜是誰？他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禿頭李伯伯！”

“呀，他不是鐵路上的工程師嗎？難道他——不是好人？”

小驊沒言語，過了半天他說：“你看，咱們是不是得把這事告訴公安局的張科長去？”

趙元吉有些發慌，抓了抓頭皮：“要不咱們回去告訴爸爸，叫他去報告好不好？”

“為什麼叫爸爸去！勇敢一些，咱們去找張科長，他挺和氣的，我認識他——有一次，我在街上踢小皮球給他捉住過——不過咱們可得保密，要叫那個壞人知道，可就糟了。”

趙元吉遲疑了一下，勉強答應了，就和小驊一直向城里走。

“公安局在县前街，恰好经过小驊的門口。”

“不好，”小驊說：“咱們繞着走吧，讓外婆看見了我这样子，准饒不了我。”

真的，因为玩过了偷襲，两个人的样子的确不太漂亮。渾身上下都蹭滿了黃土。他們正想繞着走，小驊忽然覺得耳朵一緊，他習慣地一縮脖子，扭頭一看，糟！原來正是外婆。

真是怕什么有什么，正和所有的外婆一樣，小驊的外婆對外孫也是不講民主的。她拖着小驊往家就走：“好你这个小鬼！我这里做好晚飯等着不算，还得出來找你，好哇。你自己看看身上，合作社里养的猪比你耍干净多了，哼！新刷洗的棉襖！”

小驊用手握住外婆的手腕以減輕耳朵的負擔，他想立定、想辯解，想說明他現在有多么要緊的事，但都沒用，外婆根本不要听。他回頭看看趙元吉，原來他在小驊剛給“逮捕”的時候就溜掉了。

小驊被脫掉棉襖，圍着被子坐在床上。外婆坐在烘籠旁邊給他烤棉襖，一面不住口的叨嘮。

小驊急得冒火，天已經黑了，也不見爸爸和媽媽回來。

“媽和爸爸怎么还不回來？”

“爸爸出差了，媽開會。唉，你这孩子呀，就沒老實過一会……”外婆又接着叨嘮起來。

“姐姐呢？”

“吃完飯找同學去了。看你姐，叫我省多少心。你怎么就……”

小驊再看看鐘，已經八點了。他覺得再就誤下去很可能會誤了事，正想詳細地告訴外婆，忽然聽見有人叫門。不到

一分鐘，外婆帶進個客人來。小驊不由歡呼起來；這人叫趙奇，正是趙元吉的爸爸。後面還跟着趙元吉。他身上的泥還沒乾，但他很得意，因為這次是賽過了小驊，作了小驊的解放者。

聽見趙元吉的父親的敘述，外婆惊奇得張開了嘴巴，但她還有些懷疑：

“他們真是這麼說的嗎？你這小鬼不要是聽錯了把？這事可不是鬧着玩的。”

“就是呀，”趙奇說，“我也是這麼說，所以再來問問你們小驊。”

“怎麼能聽錯呢！”小驊掀開被子直跳起來：“除非是他們說錯了；我敢起誓，絕對是這幾個字！”

“躺下躺下！”外婆急了，“等穿上棉襖你再跳，馬上就乾。”

“如果不錯，那就快穿衣服吧，”趙奇說，“得把這事盡快告訴老張去。”

公安局副局長兼治安科長老張正和小郭、小王在研究工作。所謂“辦公時間”對公安人員是沒什麼意義的。

在縣里發現有個敵人的秘密電台在工作。但只發過兩次電報就停止了。這情況很奇怪，難道那特務帶着電台跑了；還是他忽然死掉了；半個多月來，幾個人簡直沒怎麼睡覺。

趙奇帶着兩個小鬼來了，老張立刻接見。

由於在路上小驊誇張的介紹，趙元吉已經從心裡欽佩着張科長了。而且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看看這個張科長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當他看見一個謙和的紅臉大漢走進接待室時，

不由得完全失望了。原来是他！赵元吉早就認識他，不过不知道他是治安科長罢了。

老張很早就認識赵奇，其实这县城里他不認識的人很少，而且他立刻認出了兩個小鬼：

“小驊，最近你有2分沒有？”他笑着問。

“噫，那个，只有一个。”小驊有些忸怩。

“小鬼，你應該好些吧？”

“我沒有得2分，昨天算术还得了5分呢。”赵元吉很得意。

“老張，別尽和孩子聊，我們有正事来的。”赵奇說。

“我想也是，不然你不致于这么晚了还跑来。”

“你知道那个秃头的李工程师吧？”小驊等不及地說：“剛才我們聽見他……”

“不行，叫你赵伯伯說吧，你說得太乱。”

于是赵奇把兩個孩子剛才的經歷說了一遍，遇到含糊的地方兩個小鬼就給他补充。

老張靜靜地听着，始終沒有插咀，最后他才問：“小鬼，他們的對話，你們沒記錯吧？”

“当然，我保證一个字也不錯。”小驊挺着胸脯說。

“不会錯，我們都听得很清楚。”赵元吉也保證着。

“可是那人和秃头約好的見面時間，倒是在今晚几点呢？”

兩個小鬼互相看了一眼，都沒回答。老張笑了：“老赵，这消息的确很重要……”

“您是不是就去把那秃头捉起来呢？”小驊兴奋地問。

“我們不想那么做。”科長笑着說：“我認為主要的对

象是你沒看到的那個人。至於那個禿頭，可以作個魚食，用他釣上一條大魚來。”

“何必釣！”小驊覺得自己很聰明：“把禿頭叫來問他，不就行了么？”

科長大笑起來：“小鬼！你以為禿頭就會告訴嗎？你不是聽到了么？那禿頭是有什么把柄被抓在那人手里的，你去問，他為了掩護自己，准不肯說，即使說出來，那個也早跑了。不行啊，小鬼——我想你總可以保密吧？”

“當然，”小驊搶着說：“你問趙伯伯，剛才我連外婆都沒告訴呢！”

“好哇，应当保持這種精神才行。”

“可是你……不用我們幫忙嗎？”小驊希冀地說，趙元吉也幫腔說：“我們已經放寒假了。”

“怎么不用呢，”老張笑着說：“等需要的時候就去找你們。在目前，只要做到保密就行了。”

科長回到治安科的時候，老郭他們還在等着。科長簡明地把剛才的檢舉說了一遍。小王立刻高興了：“好哇，這就好了，這個要挾禿頭的人，一定就是發密碼電報的那傢伙。”

“別那麼忙着下結論，”科長說：“剛有了這麼個消息，我們只能從他那幾句話里聽出來，禿頭有什么把柄被抓在那人手里，現在那人正要挾他去作什么事，而且更重要的是，禿頭很有可能檢舉他。尤其今晚他們已有約會。所以老郭，你現在立刻帶小王去對禿頭進行監視，不光是監視，你懂嗎？老郭，還要保護。”

小王一怔，老郭已經懂了，帶着小王就走。老郭是個不愛

說話的人，但却有着一付駱駝似的性格，任何困難也擋不住他，他總能穩步地走向成功。

科長自己到鐵路橋工處去了解。

他在橋工處碰了個釘子，人事干事并不住在處里，回家去了，處里所有的人都在睡覺。科長自己笑了笑，又走回局里來。

走過治安科，他看見小王正坐立不安地等在屋裡，沒等科長問他就叫起來：“糟糕，科長，那個禿頭給人殺掉了！”

“怎麼回事？你先別急，說清楚些。”老張微微一怔。

“是這麼回事，”小王喘了口氣：“老郭和我先到城關派出所去聯繫了一下，就到河西街禿頭的家那兒去監視。他住在河西街的盡北頭，他的北牆外就是城牆那個豁子——您知道了吧？那地方又靜又黑，別人都睡了，但我們卻發現那禿頭的屋裡還點著燈。因為他住的是獨院，而他妻子又在上個月回省里去了，所以那燈就表示他還沒睡。而且他們的街門又是開著的，我們疑心起來，我走進去一看，好傢伙，你猜我看見了什麼？”

老張笑了。在偵察員里，小王年紀最小，還有些孩子氣，大家都很喜欢他的天真，把他當小弟弟看待。但小王可不高興人家把他當成孩子，盡力裝出大人的樣子，但又往往裝不象。

“嘿，我向北屋一看，立刻就發現那禿頭倒在地上，死了，旁邊還扔著一支鋼筆，老郭說那是特務用的鋼筆手槍！現在他在那兒看著，你快去吧。”

“好，咱們立刻走吧。”

但科長還沒出屋門，電話响了，小王摘下耳機，听出那

边是城关派出所刘所长又急又快的声音，小王立刻把耳机递给科长：“刘所长找你，他好像把我当成聋子，嚷得这鬼！”

科长笑着接过去，马上他紧张起来了，放下电话说：

“小北门外，火车轧死一个工人，在尸体衣袋里发现一支钢笔手枪！”

“活见鬼！”小王咕哝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呀，简直像约好了似的，都凑在这一天！”

“别管什么日子吧，反正是够忙的，局里只有我和大鼻子小李了。秃头那里由老郭检查现场，我带小李到小北门去，很可能这两件事是同一个案子，地点、时间都太接近了，我可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

小王带了两个民警回到河西街。向老郭报告了，立刻就

开始检查。这院子很小，只有三间带廊子的北房和一间小东屋。东屋是厨房，里边没什么，北屋的东里间堆了一些傢俱，上面厚厚的一层浮土，所以老郭特别注意这两里间，他先从窗外廊子检查起。

窗外廊子地板上有着几滴血，还有一个血手印，手指向着窗子。一些碎玻璃。“嘿，看起来外边的人也受了伤，还跌在地上，”小王指着说，“老郭，你看这个血手印，可见……”

老郭笑了笑：“你又来了，刚才科长告诉你什么了？——别这么早就下结论。”

小王扮了个鬼脸，跟着老郭走进屋里去，于是秃头的尸体就和他们面对面的相见了。

秃头仰着躺在书桌的前面，身体侧左一些，右手伸在右腿后面，好像在拿那枝钢笔手枪似的，他穿着蓝色棉制服，左胸口上有一块紫色血跡。臉上没什么变化，倒有些詭異的表情。一把椅子翻在一旁。

書桌上乱七八糟的扔着毛笔和砚台，砚台上余墨未干。有一盒制圖用具，盒子打开着。旁边还有个銀行存摺。

对于尸体，老郭只看了看他的姿势，又翻过来看了看背后，却没有枪洞，那子弹留在他身体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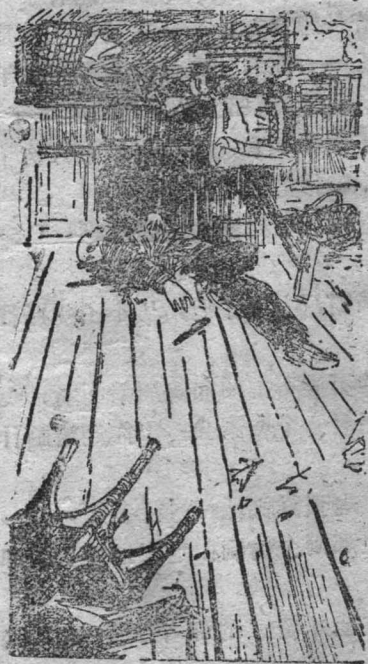
“小王，你把他身上翻一翻。”老郭說着就走到窗前去

看那玻璃，玻璃上有两个枪洞——它們是在一塊玻璃上的——在窗台上，也有几塊碎玻璃，老郭拿起几塊，耐心地向一个枪洞上拼对着。

小王很兴奋，这是他作偵察員以后第一件大案子。他把尸体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堆在一起，并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他拿出一个小本子，象煞有介事的把它們登記起来。

小王摆弄完了，看見老郭正站在那里研究着，一面在抓头髮，他分明是遇見了難題目。过了半天才說：

“小王，咱們徹底檢查一下



吧。”

兩個人几乎把这屋子翻了过来。直到夜里三点才算完事。兩个人都弄得像土地爷似的。結果仍然什么都沒發現。

“奇怪，这案子囉嗦！”老郭思索着說，

小王倒詫異起来：“你想什么呢？老郭，这不是很明显的嗎？”

“明显？”这回是老郭詫異了：“好像你已經有了什么見解了？”

“难道你还看不出？这秃头一定也是特务，但他有了一些觉悟，想退出不干——也許是想自首，——这情形一定是这死鬼正坐在書桌前面写什么——你看这砚台的余墨還沒干呢，这时他一抬头，忽然看見窗子外面那个要挟他的人来了，可是他已經决心不干了，为了先發制人，就拔出槍来打伤了那个人，誰知那人立刻还槍，就把他做成这么一付样子。”

“在这么黑的夜里，难道你能看得出窗外是誰嗎？”老郭研究着說。

“那个，也許是那傢伙离窗戶太近了吧，”小王犹疑着說。

正在这时老張进来了。他不慌不忙的向四周看了看，說道“嚶。”看样子，他好像在看一个展覽会：“你們辯論什么呢？”

老郭扼要地报告了几句。老張詳細地打量着各处，正和老郭一样，他也特別注意窗上那两个槍洞和走廊地板上的那个血掌印。

沉默了一会，他說：“在窗外受伤的那个人已經找到了。”

“是誰？在哪里找到的？”小王驚喜地問。

“就是小北門外的那個屍體，已經被火車軋碎了，但還看得出他左肩上有有一處槍傷，而窗外那個血掌印也正是右手……”忽然他停住了，思索起來。

“從他身上搜到什麼東西嗎？”小王沒注意科長的思索。

“只有一支鋼筆手槍，和這支一樣。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平常的東西了。”

“哎哎，行了。”小王興奮地叫：“分明這個——呀，他叫什麼名字？”

“錢大福，他是鋼鐵廠的工人。”科長笑着說。

“分明這個錢大福就是那要挾禿頭的特務。他被禿頭打傷了，立刻還槍打死了禿頭。那時他一定很煩惱，失魂落魄地走出小北門，我記得那地方正是鐵路轉彎的地方，對吧？他沒小心，又受了傷躲得太慢，竟輾死了。你說對吧？”

科長和老郭對看了一眼，都笑起來。

“你真會想像啊，小王，你甚至于想得出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呢，可是真遺憾，不對！”科長开着玩笑說。

老郭一直在思索着，他無心开玩笑：“這兩件案子合起來看，應該是有個第三者的，我想，他才是我們要找的對象——那個威協禿頭的人。”

“很對。”科長同意着。

“怎麼呢？”小王睜大了眼睛問。

“你的假定是由屋裡向外打的一槍在先，向屋內打的一槍在後，對不對？”

“對呀！”

“不对，事实正相反。”

小王不明白，衝着科長眨眼睛：“为什么？”

“你没仔細观察窗上那两个槍洞罢了。”科長說。

“我敢說我仔細观察过的。”小王不服气。

“那么很好，你說哪个洞是由內向外打的；哪个洞是打进来的？”

“那个洞是打出去的，那些碎玻璃都落在窗外，这个洞是外面打进来的，所以碎玻璃都落在屋里。”小王指点着說。

“嘿，你象是有些进步。”科長笑了：“那末，哪个洞在先，哪个在后呢？”

“那——我怎么知道！”

“唉，观察得不夠深入啊！你看，两个彈孔相距不远，所以辐射出来的裂紋有好多条都遇在一起。左上方这彈孔所發出的裂紋，都被右边槍洞所發出的裂紋阻住了。这就是說，向內射击在先，向外射击在后。”

“等一下，”小王叫起来，“你再說清楚些，我好象有些懂了。”

“別嚷得这么兇。你总会知道的，第一个洞周围的裂紋，一定是很自然地展出去，不会忽然中断。而第二个洞所發出的裂紋，如果伸展到原有裂紋的地方，自然不能再裂过去，就被阻住了，所以裂紋中断的这个洞是第二次射击的結果，可是这洞的碎玻璃落在窗外，所以我才这么判断。”

小王怔了一会：“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呀，科長，你看这伤口正在心臟上，他中槍以后是不能再还击的了。”

“正因为这种矛盾的情况，所以老郭才確認另有个第三